



# 屬於編劇的靈魂腳本： 平凡地活著， 只為寫出他人不凡的故事

專訪：黃雨佳

「編劇方法各家不同，但我偏向主題首先『要感動我自己』，然後進行嚴格的『田調』，再來『決定風格』（喜劇、悲劇、荒謬劇或科幻劇等），最後就是『架構』。」

——黃雨佳

## 「首先， 要感動我自己」

「我是覺得，不管是科幻、寫實、鬧劇，只要能感動人心的，看完戲，低迴不已，就是好戲。」

「其實，我們也知道方法，因為我們做戲的人都知道，在哪一個時間點灑狗血，觀眾一定會哭或笑，這個都可以經由計算做到。」先感動自己，才能感動別人，關於創作，這大概是我們最常聽到的一句建議了，但要如何找尋能夠引起他人感動的共鳴點，才是真正挑戰。

曾任金鐘獎評審的黃雨佳，每次評審動輒需看好幾百部的戲劇，而僅有1、2部在看完之後，能夠在心頭縈繞多日、久久不散，「你會一直有那個畫面或感動出現，那，就會變經典。」套公式，或許能更快速、更有效率地達到預期效果，但其實任何公式，也仍存在著被推翻的可能性，最終，又回到了「先感動自己，才能感動別人」的起點，黃雨佳緩緩地說：「我覺得比較難得的是，你真的為了那個角色、為了那個戲。它的起承轉合、呼吸點到這邊，你自己都覺得受不了、快要哭了的時候，那個東西才會水到渠成，而不是去計算。」



客家劇場《雲頂天很藍》EP20：再見，天很藍

↑ ↓ 分享 儲存 ...

## 「然後，進行嚴格的田調」

「田調，豐富所有人物的面相，讓他們栩栩如生，讓自己活在他們構築的世界裡，傾聽他們的對話，他們會照著我賦予的性格，跟隨劇情走出他們的人生。」

如何為筆下的角色，增添靈魂？如何讓角色有血有肉，像是真實生活中的人物？這或許是編劇永無止境的修煉，而「田調」即是建立一切的基石，沒有捷徑。像是希臘神話中的皮格馬利翁，將所有的精力、愛戀投入他創作的雕塑中，最終，他的執著打動了愛神阿芙蘿黛蒂並賦予雕像生命；透過田調，投注所有的時間、心力與精神，讓筆下的角色也有了靈魂。「我覺得田調最主要是，增加在寫劇本時的底氣，假設我現在要寫女性議題，我可能需要很多案例來幫助我，讓我的劇本更豐富。」而奠定黃雨佳做田調的基礎，則是從《別再叫我外籍新娘》這部電視劇開始。當時為了能更深入瞭解，製作單位直接安排他們到越南做田調，實際run一次娶越南新娘的流程，「找了一位看起來老實的製片當選妻新郎，體驗一趟挑選的過程，

觀看黃雨佳的作品，可以發現其實在劇情背後都包裝著不同議題，如：《雲頂天很藍》以輕鬆的角度，探討廢校、鄉下因青壯年人口外移，同時也帶入新住民、家暴等議題；《已讀不回》以媽媽的死為開場，進而帶出隱藏在家庭的壓抑、親子衝突、自殺所留下的傷痛；又或是受社會事件「景文高中玻璃娃娃事件」啟發而寫下的《死了一個國中生之後》等，「必須沉痛地說，那是我面對社會現狀，心疼又想盡一份力的心情發洩的園地。就像看到阿富汗被塔利班政權主導一樣，我不知道怎麼幫他們。」如同《死了一個國中生之後》的結局，劇本，就像是黃雨佳的一片溫柔，文字，包覆著她浪漫的想像，給予角色們有別於現實的出口，或許在黃雨佳塑造的平行宇宙，他們終能獲得内心所渴望的桃花源。



黃雨佳

基隆客家人，畢業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。以《雲頂天很藍》獲第46屆金鐘獎戲劇節目編劇獎、以《已讀不回》獲新加坡亞洲電視大獎最佳戲劇編劇獎；以《死了一個國中生之後》入圍金鐘獎戲劇節目編劇獎。編劇作品有：電視劇《大將徐傍興》、《麻醉風暴2》等。

「讓角色有血有肉，這或許是編劇永無止境的修煉。」



過去曾以《已讀不回》獲亞洲電視獎最佳原創劇本獎與以《死了一個國中生之後》入圍金鐘獎最佳編劇獎，看似是黃雨佳最風光、最美好的一段時光，但她坦言那段日子，其實是最痛苦的時期，「那時我一天只能睡3小時。」她分享：「那幾部戲是一手抱小孩餵母奶，一手打字打出來的。」

## 「再來，決定風格」

「你越把自己縮小，對生活的觸覺就會越打開，我是覺得，編劇要很理性地工作，但是要很感性地活著。」

或許，在人生的某個時刻，我們都曾夢想過，成為镁光燈追逐的焦點。但黃雨佳認為，編劇，卻是需要選擇「平凡」的生活，「畢竟編劇要寫的對白不只是個人，而是一群人。是好多人的人生，不是編劇一個人的認知而已。」黃雨佳熱切地說：「我好想跟現在很多想要當編劇的文青小孩說，真的不能過太偏執的生活，你很偏執要走文青風、要過極簡生活之類的，就會失去很多生活的面向，你就是平凡地活著，我覺得平凡地活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，為什麼編劇是在幕後？夠平凡，才會有多餘、打開的心去看周圍的人。」

## 「最後，就是架構」

「一直到畢業，我都沒看過電視劇本長什麼樣？但我想寫在家裡打開電視就可以看到的電視劇……後來有機會去電視臺寫綜藝短劇，偷偷從影印機廢紙匣撿八點檔印壞的劇本，回家學習人家是怎麼寫的。」

一臺筆電、一杯咖啡，奶泡像是雲朵一般地，飄浮著，陽光透過窗戶，輕輕地為它沾染上一抹鵝黃的色澤。戴上耳機，坐在咖啡廳一隅，沉浸在自己所書寫下的世界。這似乎是許多人對「編劇」這份工作的浪漫憧憬，那麼，編劇真正的日常，究竟是什麼模樣呢？「每天早上起來，除了咖啡外，我要把各大影劇版都看過一遍，因為你要了解這個生態，這是必要的功課，你要知道線上演員在幹麼？」黃雨佳一語戳破了人們腦中形塑的浪漫泡泡，「這是必要的工作，絕對要看大量的劇本、大量的書。」笑稱自己是7-11的她，時常在劇組半夜開完會，義不容辭陪著修本到天亮；手上同時要有4個以上的劇本，才有安全感……「別人休息時，她在寫本」才是她最真實的日常。

給編劇一個情景，他可以衍生出100個不一樣的故事。

對黃雨佳來說，編劇，和演員、導演一樣，是份「祖師爺賞飯吃」的工作，因為他們必須擁有與他人不同的看法與觸角，「編劇的祕密基地其實很夢幻、很豐富，因為寫劇本是一段很寂寞的旅程。跟你相處的，只有自己，與劇中無數個角色。有時必須當個局外人，有時你要幻化成劇中的角色。進出角色之間，反覆檢討我們可以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？留下什麼？這是一個很辛苦又很幸福的工作。我可以讓你笑，也可以讓你哭。」這時，她臉上浮現了一抹淡淡的微笑：「然後，還可以讓這個世界更美好。」

「給編劇一個情景，  
他可以衍生出100個  
不一樣的故事。」